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78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又谈星空

南京 苗啸雷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第三十卷中提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开始仰望星空,开启了对广袤宇宙的认知和思考。

中国先民从何时开始观测天文,已经不得而知了。山西襄汾县陶寺城遗址的陶寺古观象台,是世界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距今近五千年了,说明从进入文明的初始阶段开始,先民就十分注重天文星象观测。先民们通过对星象的长期观察、记录,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天文体系,在世界天文史上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对于宇宙的结构,先民们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天圆地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盖天说”;有的认为天地像鸡蛋,“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的“浑天说”;还有的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的“宣夜说”。这些不仅反映了先民对宇宙的理解和思考,也为我们今天探索宇宙提供了直接的参考。

中国先民对星空的独特理解就是强调天地对应和天人对应,“天文”永远与“人文”密切相关,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星官体系就是对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星官体系是把人间帝王社会直接搬到了天上,天地间名副其实的对应。正是有了这种对应,在先民看来,天地万物之间、神仙与凡人之间、神话与现实之间才变得如此接近。

由此便产生了古代中国的占星学。古装剧经常看到有学究模样的人,仰望星空,手捻胡须,嘴里念念有词“老夫夜观天象”。先民认为星象的位置、运行和变化等现象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上天给予的启示。在中国天文学初创阶段,先民借

晴暖的冬天带来了蛇年春节。此刻,多少人已回到家乡,一栋栋老宅炊烟袅袅。多少人正行进在回家路上,重逢喜悦早涌心头。多少人仍在除夕,城市在转,机器在转,日子在转。曾经在除夕我也在岗位坚守,在军营过大年,在相隔千山万水中与家人一起守岁。

刚当兵时,部队驻守福建连江的一个山旮旯,我们警卫连担负警戒任务,一般都是提前一天过年。

腊月二十九晚上,官兵们自编自演了一台节目。张指导员首先致辞,“为祖国站岗放哨”“一家不圆万家欢”“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我们听了热血沸腾。接下来,新老兵们轮番登台,或独唱、或合唱,对着麦克风吼着《我是一个兵》《走进新时代》《少年壮志不言愁》,高亢的声音放飞着青春活力,也将心头那股如泉涌、似火燎的复杂情愫严严实实地压制住。

节目快结束了,一位老兵硬是将临时来队的二排长小对象拉上了舞台,“嫂子俏,嫂子靓,欢迎嫂子唱一唱!”老兵会来事,将排长女朋友叫成了嫂子。台下上百双眼睛聚焦着,姑娘脸飞红霞,扭捏了一阵,终于,一曲《妈妈的吻》悠扬响起,声音婉转,如诉如泣,兵们一下子安静了。曲终,一名“不坚强”的新兵发出了啜泣声。当老兵试图鼓动“嫂子”再来一首时,

窗外,传来“喵喵”的叫声,这叫声,胆怯中带了点焦急,我推开窗户,循着声音,看到了那只经常喂养的大橘猫。

大橘是一只流浪大黄猫,两年前我到这个大院里上下班,常能看到它坐在我车上等我,我经常喂它,它也经常趴在楼梯口等我上下班。

这几天,我外出搞活动,时间上不规律,大橘没有看到我,楼下玻璃门是关着的,根本进不来,但聪明的大橘从后面的窗户开始找我,一扇窗一扇窗找,凭借它的聪明与坚持,终于在二楼的平台找到我。

看它如此坚持,我们也达成默契,每天早上都到我的窗台这儿来,我喂它,它吃完后就一直在我这边晒太阳。

前两天,一只黄白相间的猫也跟着大橘过来找吃的,我不想它抢大橘的粮食,坚持赶它走,可它就是不走,坚持在边上吃一点,然后趴在窗台上。猫坚持也让我接纳了它。

可有天上班时,我发现这只黄白相间的猫在一棵大松树上叫,我让它下来,可不知为什么,它就是不敢走,每次爬到最高处,又顺着树杈走到中间的树杈,虽然离地面只有一点点高度,可它就是不敢往下跳。我用实物引它下来,它也不敢,

此更好地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先民们在长期观测星空的基础上,结合四季变化规律和农业生产经验,按照阴阳五行理论对福祸凶吉进行预测,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历法——黄历,我们今天使用的农历只是黄历的一部分。黄历包罗万象,不仅是为人们日常提供宜忌指南的书籍,更是融汇了五行、生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书,连接着先民的生活与宇宙星空的奥秘。

历法和天文测量都需要尽可能精确,所以需要大量数学运算,由此推动了算学的发展,而算学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天文历法的进步。《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算术类经书和天文学著作,仅六千多字,据说是西周初期商高与周公的问答,在天文计算、历法推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表明我国先民对星空的认知达到了全新高度。

时间的长河在缓缓流淌,人类的文明在不断进步,人类对星空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观测星空的视野。今天,我们对浩瀚宇宙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可是我们认知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渺小。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渺小,激发我们勇于探索的精神,驱使我们不断突破固有认知的藩篱,深入探寻那隐藏在无垠星空中的奥秘。

从仰望星空到宇宙探测,我们的探索历程是一部充满智慧与梦想的壮丽篇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收获了知识、积累了经验,更学会了尊重自然、敬畏星空。你我都是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看到了星空的轮廓。抬头看看星空吧,看它们今夜为你而闪耀!

梁连长跨上舞台,用喊惯“一二一”的大嗓门,领唱起《团结就是力量》,兵们瞬间切换频道,齐声唱起来、吼起来……

第二天的除夕夜,七点至九点轮我在弹药库站岗。驻地村庄人声鼎沸,天空烟花五彩斑斓。那会儿,梁连长“时刻绷紧安全的弦”的告诫声比爆竹声还响,我和军犬阿贝悄无声息地巡逻。如实地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起远方的父母家人。后来收到家信,说三十晚上母亲泪水涟涟,过年期间都鲜见笑脸。为此我自责好久。正当我和阿贝警惕巡逻之际,两束车灯射来,我们迅速隐蔽。车没熄火,几个人走下车,都穿着军装。我叫响当晚口令“山猫”,对方迅速而准确地报出回令,自己人!“哨兵同志,我奉命上岗,请你下哨。”不对呀,我离下哨还有一个多小时呢。梁连长跑过来,除夕夜首长接替站岗,命令我撤下哨位。激动中,我颤抖着完成验枪、交枪动作,我和连长上车时,阿贝领着新哨兵走进黑暗深处。

此后若干年,我上学、入党、提干,从连队走向军区机关。多少个春节,我都是在值班室中、在哨位上度过。离开部队已有几年,军营过大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战友亲如兄弟,今年的除夕夜,多少官兵又将在风雪中站成风景,站出铿锵力量。

喊声非常响亮。

在树上坚持了四天四夜,也许树上的枝叶上有露水喝,也许偶尔会逮到一只小鸟填下饥渴……晚上的气温很低,猫也怕冷,它站在树上累了就在树杈上睡会儿。我喊它时,它叫着,和我对视着。

直到有一天,我给大橘喂猫粮,突然听到咣当一声,我看到那只猫跳了下来,原来它从树枝跳到离树枝最近的三楼,从三楼平台又跳到二楼的平台。

小花凭借毅力,战胜了寒冷、战胜了恐惧、战胜了饥饿,终于又回到我的身边。看它在窗台大口大口吃猫粮,我赶紧摸了摸它,它也朝我喵喵叫。

这两只猫的坚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曾十分热爱写作的我,感觉写作只需要一个人、一支笔就可以独自面对世界,可也无数次想放弃写作,看到猫的坚持,忽然想到,谁的写作之路会容易呢?文学之路向来泥泞乃至布满荆棘,只有坚持走过去,等到一天回头看,才能看见一路繁花。

两只猫的坚持中透露着对美好生命的追逐。

## 难忘儿时『牵年鱼』

常熟 马雪芳

每当春节来临,总会忆起小时候和伙伴去张西荡看惊心动魄的“牵年鱼”的情景。

我小时候还有生产队,家家过年的“年鱼”全靠队上按人头分到户上,每人四斤左右,大多是鲢鱼,偶有几条鲫鱼、鳊鱼。两个大队的“年鱼”合养在张西荡里,张西荡在两个大队的东南角,是个天然湖荡。每年的腊月廿四或廿五的下午,两个大队的大队长会去公社的渔业大队请来五六十个渔民牵鱼。

那时候,腊月廿四刚好放寒假。得知张西荡里要牵年鱼了,我们一队伙伴顿时激动得心怦怦直跳,一会儿,我们已经站在张西荡的荡岸上了。只见张西荡两岸站满了大人、小孩,嘈嘈杂杂的,许多大人的后面放着一只只竹丝箩筐,一根根毛竹扁担——他们是各个生产队派来领年鱼的社员,硕大的渔网呈喇叭形围在张西荡里。渔网的边上每隔六七米紧靠着一只漂浮的椭圆形木桶,木桶里撑着一个用四根竹子扎成的架子,渔网的粗纲绳架在架子的头上,这样水面上的渔网就像一扇长长的大篱笆,高高地围着水面。

渔民都是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也有几个妇女,当然也是五大三粗的。他们穿着黑色的皮衣皮裤,腰眼里系着一根拇指粗的麻绳,一根食指粗的麻绳一头系在腰里的麻绳上,另一头系在渔网的纲绳上。渔民分成两队,一队荡面的南岸,一队荡面的北岸。荡里有两条中号木船,木船上留着几个人,分别负责指挥一边的渔民拉纲绳,有时木桶里的竹架倒塌了,就马上过去把竹架扶起来。两队渔民的身后一律往后仰,双脚紧踩地面,嘴里齐声“一二三——一二三——”地高喊着,用力拉着纲绳,脸蛋个个胀得通红,大渔网一点一点地收拢。

大约半小时后,本来平静的水面上有一斤左右的鱼蹿起来了,水波荡漾,接着有许多大鱼蹿起来了,水面上“啪啪”作响,水花飞溅。随着渔网逐渐收拢,水面上像炸开了锅一样,“轰隆隆”的声音传到耳中,全身不觉生出一股热辣辣的力量。两岸的人聚在一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指指点点,加上渔网里的鱼儿乱撞乱蹿,人声、鱼声混合成几口洪钟一齐敲响的声音。

鱼终于全部拉进了两条木船的中舱里,只有两个大队长能跳上木船。他们一边给渔民敬一支两角六分钱的“金鹤”牌香烟,一边说“大家辛苦了”,再看一看两个舱里的鱼,估摸与去年的收成不相上下,就微笑着让两个大队会计跳上船来。大队会计翻开预先已统计得十分准确的各个生产队人数的本子,从耳轮上抽下别着的圆珠笔,按两个大队长现场决定的斤数开始给两个生产队分鱼。为公平起见,分到什么鱼,都是请渔业大队的两个汉子用一把大铲子铲了鱼往竹丝箩筐里装,再过磅。

哪个生产队的鱼称好了,社员就两个一档扛着鱼往自己生产队的方向“嘿呦嘿呦”地走去。后面总是跟着这个生产队的一队小孩。

鱼被倒在队里的仓库场上,一下子从水里到了场上,都拱起身子“啪啪”乱跳。队里的社员至少一户一人拎着一只四角篮子,早已自觉排队来领年鱼了。

如今的年轻人、孩子基本不会相信我们小时候是这样获得“年鱼”的。所以,我现在仍时时处处节俭,这与小时候亲眼目睹“牵年鱼”有很大关系。

前日,发小给我邮箱发了几张村里排年戏的图片。

老家在宝应东乡,村子不大,七八个生产组,依堤聚居。从记事起,一进腊月门,人们就盼望村里排戏。我常常在下课的时候偷偷溜到村部跟大姐打听村里什么时候开始排戏,一听说腊月初十排戏了,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学们。

很快村里从各生产队抽调一些男女村民,组建临时剧团。别看选上来的人,有的在田间干活闷声不响,有的见到陌生人说话都结结巴巴,不过一旦进入戏中的角色,他们就像换了个人。年戏排演的剧种,是乡亲们熟悉爱看的《白毛女》《红红记》等节目。锣鼓一敲,胡琴一响,他们立刻就像被戏中角色附体一般,竟然能够表演翻跟斗、劈叉、拼刺刀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唱腔有板有眼,吐字清楚,不亚于专业演员的水准。他们在排戏时,常常吸引一些老戏迷前来“偷听偷看”。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出门都靠船,生活条件也差,全村连台电视机都没有,过年只有看年戏。

排戏的锣鼓声也拨动了我们孩子的心弦。学校放寒假了,每天我们一吃过饭就跑到排戏的那间屋子,一个个踮着脚尖,扒着窗户,艰难地向屋子里张望。看完排练回来,我们也忍不住排起了《红红记》。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翘首以盼的年戏开锣了。位于村子中间的戏台,两边门柱子挂着两盏汽油灯。台上一通闹台锣鼓敲过,帷幕徐徐拉开,歌剧《白毛女》正式开演。

多年以来,每到三十晚上,村子里便传来唱年戏的锣鼓声,整个村庄喜气洋洋。可是,随着村里人都外出打工,那些唱年戏的村民也不在村子里。后来村里因为缺人员、资金、舞台,就不再排年戏,乡村年戏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最近几年,村里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引企业进村,同时大搞土地流转,养鱼、养虾、养蟹,种荷藕长灾灾。过去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创业,那些唱年戏的村民也回来了。因为村里有百戏大舞台,这些回来的老演员摩拳擦掌,准备在百戏大舞台上再秀一把。

年戏,是乡村百姓渴盼的新年礼物,很欣喜,如今的年戏又唱起来了。

## 在军营过大年

南京 刘少勤

## 坚持

南京 陈思

扬州 陆地